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遭忽得首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果然筆頭上挽得數百鈞起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二十四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删訂

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　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爲褒文公太過接不弱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言公乃天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之所生嶽降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傅說爲列星莊子云傅說相高宗乘車維騎

子瞻一生持論重一氣字

卽孔子立立道行綏來動和生榮死哀的派

箕尾而比于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此四句承上起一句尤重謂文公之生必天生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張良陳平失其智賁育孟賁夏育失其勇儀秦張儀蘇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此段言人有浩然之氣必是天之所生暗指文公○五失字如破竹之勢只以一句鎖之下復用四個不字筆力過人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

爲文士張價如此蓋歐陽文忠之文師昌黎子瞻爲文忠弟子此雖戴之自也

常無足怪者。以上一段論剛大之氣。卽巳合廟祀之意。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公排異端。明大道。正人心之功。隱而難言。東坡欲張之。故說二君四相。不能扶僵起墜。而文公以布衣能使人靡然從之。見大功處。是謂以顯明微。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雄傑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文公每言原道數十篇。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障百川。廻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迎佛骨入禁中。愈極諫。帝怒。貶潮州。而勇奪三軍

之衰之溺等之字凡十一見而蹁躚不叠真圓熟中之奇巧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二句直是爲下數句之綱

大有感慨

之帥（鎮州亂殺帥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此段言文公事業是浩然之氣所發）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汙躁之豚冥昧之魚似可欺也而中孚之卦以孚信豚魚爲貴）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山南海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掃衆峰出仰天突兀撐晴空是誠能開衡山雲也）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潮州鱷魚爲暴公爲文投水中是夕暴風震電起溪

天也人也二句應前人無所不至二句收拾妙

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

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百里。而不能彌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鎛忌愈奏改袁州。吉因臺叅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鬬。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是不能止謗也。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此段言公不能大用以起下立廟意。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齊民以等相齊者。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

非淫祠

此見潮人思文公

筆氣嚴整詞調蒼老隻字不輕放過

設難設解曲爲其妙

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聽乃聽其所令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此段見公之神無往不在。見潮人立祀之宜。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謂不及一年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念於潮也審矣。使公之沒而其神有知。則豈不曰吾生不能久留於潮。沒豈能復念於此乎。不眷念於潮。從可知矣。軾曰。不然。

公之德足以感格人心橫衝直撞無處不流即公之精英靈爽無往不在

東坡作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及此碑詩皆奇絕

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焄蒿氣之感動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手抉雲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謂公以手抉開雲漢。分天

刻意苦思之文

蹈厲發揚直到雅頌

之爲章者。謂公之文乃得之天生也。天孫爲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言天生女爲文公織就雲錦裳。皆象文之形見也。飄然乘風來帝旁。公文飄飄然乘高風而下來于帝之側旁。降下與濁世埽粃糠。濁世粃糠。喻佛老之邪。亂吾道之正也。西遊咸池略扶桑。離騷飲余馬于咸池。總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謂文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于扶桑日拂之方。草木衣被昭回光。文公之道。光輝發越。雖草木亦溥及之。猶日月之昭回于天而有光明也。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唐之詩士。韓公詩章與之追逐。先後參列其間。以翱翔于詩壇也。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遊而不及遠甚。亦自名於時。汗流者。言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退避其文辭之高。奔走而

僵僨也。滅沒倒景不得望。日月之行度有光影冲激。謂之滅沒。人在日月之上下。見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謂世之人老死而滅沒于日月倒景之中。皆不可望。韓公道德之光。作書詆佛譏君王。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宮公諫貶潮陽刺史要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奔馳上道。終涉嶺海。水陸萬里。此謂要觀南海窺衡山湘水之間。歷舜九嶷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其中有九嶷山。九嶷似也。山有九峰。其形相似。故曰九嶷。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間文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娥皇女英之靈。祝融先驅海若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文公之涉嶺外海道蓋祝融爲先驅前來。而海若將率怪物以斂藏

蓋有道之人所經由也。約束鮫鱷如驅羊。鮫與鱷魚頑冥難遣、而羊則易遣、今文公一祭文、約束鮫鱷、卽日徙去、殆如驅羊羣之易、鈞天無人帝悲傷。九天、中天曰鈞天、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歿于長慶四年、敬宗爲之感傷也、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者、謳吟此詩、招文公之鬼、犦牲雞卜羞我觴。犦牲者、犎牛特、雞骨卜如鼠卜焉、謂祭禮以犦牲雞卜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抑以表誠、非厚儀也、於粲荔丹與焦黃。文公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葉黃、爲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引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祭柳子厚也、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公平時有此語、大荒地也、

洪容齋曰。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不可得而束縛。大哉言乎。

熊蟠洲曰。公貶於潮。而潮祀公爲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死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於是知公雖齟齬於人、

而能與天貫通也。

黃東發曰。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爲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林次崖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懈怠。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其關繫世道甚大。又不當以文論矣。

茅鹿門曰覽此文不是[illegible]黎本色。前後議論

多漫然。但長公平生氣格獨存。故錄之。

鍾伯敬曰。浩然之氣。惟孟氏始發之。後此者昌黎也。而坡公乃以爲此理之常。又曰所能者天以昌黎涵養心事。寫凛凛生氣。足鍼砭末俗之碌碌無奇。隨時俯仰者矣。

以不朽之功形不朽之德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偏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居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者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

轉尤妙

只用本色便神妙不必他及

從祀廟廷者

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敎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

贊李侯不用多言

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嘆
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鄞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
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鄞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
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
有常不誡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
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
俾不或怠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
贊攸始

茅鹿門曰。序祀典之尊崇處入骨。孔子廟碑。

漢以來當屬昌黎第一。

秦與徐同祖故引來是借虛立案借鏡取影也

以上說秦事

此穆王同化人事載列子

衢州徐偃王廟碑　韓愈

主徐與客秦俱出栢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秦始滅齊。後滅楚。又滅趙。于是魏次之。韓次之。燕又次之是也 絕奇 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 何句影秦來 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

而文類史遷

偃王仁足以得衆而志不在得國

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咬、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

作廟者又徐姓也正與此議論相湊

借說跌宕

及其後裔

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特詳廟之始）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如太山之根末因爲里名。民多姓徐氏。（並小說）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戮。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此說當是）或曰徐子章禹既執于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楊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

韓公文每至意平處便造奇險語

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觕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黕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䟦。祈呲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

觕音啇　陊音朵壞也　黕音義黑也　拔音撥　䟦音缺　庥音休　劇音極

銘亦奇絕

倒前句得毛詩法

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媲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大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二人徐放之祖）之後達夫廓之王殁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

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
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
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又頗首案
茅鹿門曰。以客形主。而立論奇高。造語怪偉。
當是昌黎大文字。
鍾伯敬曰。按偃王事不見傳記。昌黎特採世
所傳小說。撰次本末。而其議論歸本
處。當以徐之公族子弟。祠偃王於其
土爲是。

汪玄杓曰。遡偃王之木本水源。見其封爵之遠。功德之大。且見徐秦一脉也而仁暴異。見仁者亡而不亡。暴者不亡而亡。後出公族。見修廟之事不忘孝思云。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有頭顱

一句喚起南海便爽朗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敘事中造語）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

唐制

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一反有力）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

朝廷之嚴于事神如此

踣伏委事于其副與誓有司

生祀者以風波之險不勝長途而不知廟貌不莊祀禮苟且于神安乎

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

轉

刺史有時慢神如此

詳而不繁

怖悸　音肺季

刺史孔公獨能以禮修祠事而神之享且應如此

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合事）單盡。（神意）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頓、覺、生、色）其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扭）敢有不承。（如是執持甚難）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于是州

一時風伯掃塵雨師涵道神其靈哉

光景逈異于前

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詳盡）
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舒）
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一扭）
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伏祠時星月俱入描畫）
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
牲肥酒香罇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
百靈秘怪恍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若或見之）
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鐃鼓嘲轟
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

櫂音棹　駮音博

颿音帆

只此一段氣格正許于祠而省于此此射鵰手也

布朝廷德意使轉爲太平境界矣

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擴入建廟）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耋音迭）艾歌詠（以下並紀孔子政績）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

德惠無窮由神以及人如此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竝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

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郭明龍曰。此文特以祀事爲案。海神固不可知也。得體。

茅鹿門曰。以祀事作案摹寫。神采煒然。

鍾伯敬曰。文中形容典禮隆衰。祀事廢興。正反起伏。照應聯絡。俱入妙境。

汪玄杓曰。以賦頌之體叙事。亦魏晉以後遺

調也。而昌黎以撰次情景。故用此體

此下敘侯功績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鄙薄之也夷輕易之也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此自奮之詞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此是養意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

將以前政治民風相形

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羊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以男女質錢濟貧今猶有之久不得贖。盡沒爲隸。則盡沒身爲奴婢使令之人也我侯之至。案國之故。以傭除本。以其傭雇之資而除其所質之本錢猶令得其力役則不得復收其利也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柳侯嘗與其部下將其三人者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于此。與若等好也。與汝等相

何言之驗情事有生色

此言其靈應

結束通篇

好謂相善也 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
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
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
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景辰即丙辰也唐國諱丙故改丙爲景
過客李儀醉酒。侮慢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
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
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
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
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

敘子厚生平只兩三語隱約而盡

追九歌

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殽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柳人迎神其俗以一船兩旗置木馬偶天于舟作樂而導之登岸趨于廟蓋廣南風俗也此喻柳侯有道濟時可作舟楫有挺挺不凡之氣象也度中流兮。風泊之。方度中流風擊而泊之于岸以喻柳侯方升內禁忽貶永州司馬又徙之柳州焉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吾民兮。不嚬以笑。鵞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

悲涼

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言秔稌之穗如蛇蛟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爲民祈祝

茅鹿門曰予覽昌黎碑柳州不書柳州德政之可載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

一 少莊

汪玄杓曰柳子厚死而爲神又知死期亦異

秔古衡切 稌徒古切稻也

哉。豈非平生豪氣鬱而施之于柳。其魄不散。遂化爲神以食茲土耶。此碑善于發揚而歌詞尤妙

首列三段以稱箕子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比干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謩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

子厚嘗自言文章本之詩書春秋易參之穀梁孟荀老莊國語離騷太史公此篇神嘗有關世教眞得經史之奧者

此段是前人思慮所未到

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旣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招仙東夷地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爲可貴此仁賢之化也出前漢志率是大道藂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嗚呼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

計武庚未必爲此故曰或然箕子未必有此意故疑詞

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憲明盛貌。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易明夷卦。文王以之。箕子以之。大明

憲音顯

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謝疊山曰。此等文章。天地間不可多見。唯杜牧之題項羽烏江廟詩有云。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二句。得此妙致。

林茂貞曰。夫子於微子比干箕子。皆以仁許之。此碑又就箕子爲奴上推出一意來。實前人所未道。與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同一奇特。故疊山深取之。

茅鹿門曰。子厚文字多摹前人體式。唯當其時一段。自出新意。此古人心思未及者。

陡然一句起奇特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鬭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

本色引証妙

廟記名作甚多此在夷地故過步

齋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於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秖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

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
牲有碑刻在廟門。

茅鹿門曰予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鑱畫
其記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
碑碣其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
多沿六朝之遺予不錄錄其貶永州
司馬以後稍屬雋永者凡若干首以
見其風慨云然不如昌黎多矣

文豪亦似李白

起利抑他

氣字是一篇

氣蓋天下此長公據其生

李太白碑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人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有理）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唐明皇幸沉香亭牡丹盛開帝謂賞名花對妃子安用舊詞因宣李白而白適被酒帝强勉召之至太眞捧硯力士脫靴屬進新詞白賦云一枝穠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在昭陽凡四章進帝大喜）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

平而知其無從王璘處

原夏侯賛東方生於太白亦云太史家法

此爲太白解識

白識汾陽人傑則必識璘無成知百里奚去虞則必

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早有聲譽爲散騎常侍）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借客形主）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音蹋）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詼諧得幸待詔金馬門故賛云頡頏以傲世詼諧以取容）吾於太白亦云（辨得倒）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脇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文辨得倒）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

知無干泰之事同一証據

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按年譜云天寶十四載乙未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臥廬山璘脅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山坐繫潯陽獄宣慰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宋中丞有薦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爲璘脅行中道奔走卽巳陳首經渙及臣推覆立審

無辜白有經濟之才請拜一京官獻可替否以光朝列不報肅宗朝元二年巳亥以璘事長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

鍾伯敬曰古來豪儁所被横口之汚衊者多長公此一番洗刷絕是

平淮西碑 并序

按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公爲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朝詔撰平淮西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斵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見舊史公傳及新史吳元濟傳文昌之文見姚鉉文粹其與公作不待較而明蘇内翰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盡之矣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于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去

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宫中朝
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
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
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
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
古通作牙爪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
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
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
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
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今世稱大手筆
此事不繫于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
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閤濡染
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
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
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
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
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
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公

旭語宏廓

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
周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
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
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頌
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
十有三代。以爲封禪明堂基。

此書宏壯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
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
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
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
芽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
去。稂莠不薅。（薅。器也。以刺地除艸。詩以薅荼蓼）相臣將臣。文恬

回護却好
只是叙事不着一句議論

薅奴豆反

從他處敘及平淮

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謂考輿地之廣狹計九賦之至與不至）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又明年平蜀（劍南節度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東川節度高崇文擒劉闢以獻）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鎮州招討使吐突承璀執昭義節度盧從史歸京師）遂定易定（義成節度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魏博節度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

叉叔　毛反　數色一　阻反

細藏不遺又不露

思與氣俱属清偉

武。（將起將遲扭寃窮）予其少息也。九年。蔡主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一二臣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人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唯一二臣以爲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爲不可）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去聲）附。幷爲一談。牢不可破。

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暗指）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

遣將次第

以下探次如畫溝塗可觀

獨於晉公惓惓

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

暗應

郃音合同州屬縣

歸重晉公

以下諸將會戰次第大畧本史還絳灌等列傳來

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兹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用意着閑語

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此人降其民與卒也）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

諸將進兵

次第

衣去聲 食音飼

歸重度上

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
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
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
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
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
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
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盟蔡人凡蔡卒三萬五
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

此段敘賞功

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

賞功次第有差

遡往

道顏徹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進散騎常侍道古時已為中丞故不復言御史也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帝下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

鄜音孚

瀆文淋漓縱橫並合繩斧

拔一層

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隷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

細而工

又按一層

武功告成畫出太平氣象

到底歸美在君身上

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蒴陵雲蔡卒
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兵頓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
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
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
有分疏
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
頌○君○之○體
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
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
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

額音額

用蔡人語感動鄰國平淮之外復進一着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王者之政）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一總）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竝

憊音避

收語有不盡之意妙

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茅鹿門曰通篇次第戰功。摹倣史漢。而其辭

旨特自出機軸。其最好處。在得臣下

頌美天子之體。

誼敘

此文有意于造奇語者

曹成王碑

韓愈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大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巳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

畧

字字句句

洗刮

追

此是昌黎慣用家法

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繇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眞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遺誣在理。念太妃

斧刃迹

孝子委

事跡奇摹寫亦奇

成王固奇男子昌黎紀次其事更能曲盡本末

曲苦心一一摹出

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
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
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
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
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
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
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功
奇筆異
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巳
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

踔音作孔光傳丨絶之能

翻弄奇波煞有光怪

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京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蘇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䟡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

蘇柔去聲　鏺音潑刈　草器　䟡音塔說

敘事處亦暗
倣太史公

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𡖅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執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

文獻 也

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

敘畧者詳於銘

銘亦務奇語

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強。齦其奸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茅鹿門曰。文有精爽。但句字生割。不免昌黎

本色。

鍾伯敬曰。閎中肆外。摘抉幽微。陳言務去。乃公自題耳。

汪玄杓曰。昌黎每喜陳言之去。曹成王碑。當屬公得意之文。而愚則以務去陳言郣行生劊。亦甚病處。特其識正而語確。故學者不能訾

古人嘗稱作文叙事難于議論此叙事得體

文章精義云史記文法多有終篇惟作他人說末後自已只說一句此碑蓋學此體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趙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無籍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音流）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幷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幷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

他國朝得而莫失獨錢氏終五世不衰

此段以他國形容比並言其有功于民

立兩柱看他嚴整處

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李景據福州仁佐破之兼取其土地也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五代梁唐晉漢周天下大亂豪杰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以彼形此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冶鑄于山取地產之寶熬煑于海取為鹽之利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功德至此

首是全盛之世五代之季所在兵爭而錢氏乃能爾爾

此段又以他國形容言其有功于朝廷

引漢故事親切

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劉崇改名漢有河東之地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傳舍驛也其有功於朝廷甚大

按妙

本色語

昔竇融以河西歸漢隗囂說河西竇融曰更始滅亡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爲尉佗融不從決策東向遣劉鈞奉書詣雒陽

碑

待之不厚意只輕說兩三句便休

帝報融璽書曰將軍欲輔微國當勉功業令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凉州牧光武書至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功德兩字收上有德于斯民有功于朝廷二柱意）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只輕說過）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覲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院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

奉祠錢王永制爲令方是勸奬功德處

文忠他銘不及此銘

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降詔許可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安吉州苕水出焉苕水自天目山而出龍飛鳳舞萃于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言山勢如龍之飛若鳳之舞萃于臨安也臨安古名杭州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錢王仰天指江而誓月星晦蒙强

銘王之功

銘上之報功

銘其待眞主之本心

帝謂四句歸功于上

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斬董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以銘其功）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長江西湖）控引島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以玉帶跨馬而踘毬休息）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恡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巋然新宮匪私于錢

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
刻文

李性學曰子瞻表忠觀碑終篇述趙清獻公
奏不增損一字是學漢書王介甫以
爲諸侯王年表則非也

樓迂齋曰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
形容此茲出來方見朝廷坐收土地
不勞兵革知他是全了多少生靈來
墳墓上尤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

汪玄杓曰通篇以疏爲序事之文絶似史遷風旨所以王荆公曰絶似西漢直與子長馳騁上下者也

先揭起一生大畧

文勢如波湧而川動誠然

司馬温公神道碑

蘇軾

蘇子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比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

萬斛源泉

說得動人不待其詞之畢尤在此段

八鑾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耿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公權判西京留臺。上疏曰。臣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乞致仕。上許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讐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公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元豐之末

敘事錯綜其勢如龍蛇之不可捕捉

宰相爲外夷所輕隱憂難

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坡公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踣流涕者不可勝數。公自洛入臨。衛士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淏得有學問 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

言讀此慨然

溫公一生亦立立道行生榮死哀者

首尾天相之相應中包盡

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遼人聞之。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光卒。太后爲之慟。卽日與帝臨其喪。京師

行實

另以誠一作斷案

引用二段譬喻二段不見痠案

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塟送者。如此豈人力也
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
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
誠一德其孰能使之。光自言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閒皆化其德。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
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
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

議論奇

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

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

長江一瀉萬里而波瀾曲折有姿

雖爲君父周旋然說出一段正理而無屈筆

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光爲知諫院以二劄子上一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明武二言致治之道曰任官信賞必罰三言養兵之道曰務情不務多又進五規一保業二惜時三遠謀四謹微五務實帝深納之蓋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旣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肯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

從半空中起出絕好樓閣誰人有此高手

不讀此等處不見老蘇文字中厚道深心

意不出於此乎

楊升菴曰。前一段叙事如九曲水勢。隨地盤旋。有自然形勝。後、一段議論如奇雲瑞靄、飛洒空中。瞻顧恍忽。不可名狀。

茅鹿門曰。間按蘇氏兄弟。議論文章。自西漢以來。當爲天仙、獨于叙事處不得太史公法門。余故于此碑爲第一。

起叙乞銘之由真率而奇

墓碣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　愈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嘗獲私于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

叙直之遺言乞銘益切

叙世族簡

叙直之功名始末

悼其不幸于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于是而死于是耶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旣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按旣辭而遂叙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君字直之祖讙父季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

讙音歡譁也

結以主夫人之世族子女簡古

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日或作庚午考唐曆二月無庚午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

汴也是爲銘

汪玄杓曰郎以女奴口氣布局模情而毫不

及一贊詞虛妙而有致歐文瀧岡表

本諸此

此段贊周君諫所以不朽

故御史周君碣 御史周君周子諒也 名族卒葬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序諫死事實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牛仙客賢臣放退張九齡等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指當時言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

惜其諫死而不遇聽言納諫之君耳

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于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没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胡秋宇曰近世史家脩列傳多據渠家墓誌筆削成篇然誌往往紀載溢美擬類非倫而史必因之百世之下傳信不

刋誰則證者是以論篤君子不敢阿
所好蓋慎之也若柳子此碣登之太
史氏無忝矣

百家屋裡文章自難十分然如此家常語亦自饒有濃味固出彼雕繪者上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

婉曲

綱

轉意好不必怒張而力自勁

淺語寫情意正是敘事家本色千家乘尤爲得體

鍊意之極字字精金腴味

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

只用一事反覆甚妙

皆從個中流出可亞左氏此是一篇最得力處

歐公平生文止此篇有此一險字

述自知死正是歐公寫得他心痛

上面兩大篇甚整然語多

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特插三句議論

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

淋漓悲愴

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

質茲乃用肉語承之若小鎖然如此文勢乃贍潤有姿不然恐便枯板

約意盡之蓋意貴實實乃味長

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以上茲毋之言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

但直叙履歷然真味自存其得力在二始字一遂字上

先將罷字截住乃重提二府以叙推恩更覺有勢且不粘帶

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

到此總次家世恩榮

崇公事想不及知若魏國則豈不知可修談乃只用儉只如此排叙推恩亦自不厭盡入得中節故

此規模亦本子長自叙來而詞意絕無相襲處此所

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

[謂肖神]

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玆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他步]

[列銜亦是有關係文字]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孫月峯曰。不事藻飾。但就眞意寫出。而語語精絕。即閒語無不入妙。筆力渾勁。無痕迹可求。歐公文當以此爲第一

茅鹿門曰。幼孤而欲表父之德也于其母之言。故爲得體。

旁及曾伯祖者以顯也

好句法

此說入子厚只許子厚文

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毋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

奭音式

與而易　此以

嶄音　絕高

章乃斤兩處

落出脫子厚却不放過子厚

不露王叔文而暗暗隱下

柳州之政可書者詳見羅

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文論非以行也）
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
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與而易）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爲斥謫地有埋伏有斡旋）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
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御史未至又
例貶永州司馬（王叔文韋執事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奨用遇叔文等敗）（此說他文章不多及）
（出爲刺史）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
爲深博無涯涘一自肆于山水閒元和中嘗例

峻潔

他廟碑獨書贖子一節撮其有德于民之大者

此是子厚卓異處

到此方洗發出來

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

此以下必因當時子厚交游中有此事故感慨及之

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毋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于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彊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

忽入議論

似有指

詡音許　擠音躋

許子厚一生句句是儈子手

且悲且憤波濤千頃原倣伯夷傳來

就斥窮二字一轉極爲子厚喜幸

不爲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摠案一轉）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名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二轉此又一意）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三轉應前不自貴重）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四轉應前無相知意）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五轉此是死得生意）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

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情竟賴其力葬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

附書此兩人以子厚死南夷中歸葬甚費俱兩人從事故不沒之

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樓迂齋曰嗚呼士窮以下忽起一番議論尋常無此體乃學伯夷屈原傳來銘體之變者

李性學曰退之志子厚其文便似子厚志樊宗師其文便似宗師春蠶作繭見物卽成

錢鶴灘曰子厚事在人耳目不可盖掩故其疵處說得正而隱美處說得婉而切末後一段極致憐才之感公與子厚舊交也故其文最加意

孫月峯曰子厚立身草草公亦不能為之出脫故用筆隱躍使讀者自領

茅鹿門曰昌黎稱許子厚處尺寸斤兩不放一步

首敘家世履歷

言已與其祖父有世交之誼故得見少監于見時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總而畧）（前云生四年受官五轉內又歷三十四年合是三十八年矣與此死時年數疑相誤然後之三十四年蓋卽拜官年計起耳）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

軫音整動

（狀三人各有斟酌）

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偃前）（也）
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
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
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
梧鸞停鵠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說話一一有分寸）
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
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年吾
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哭二人三樣句法）
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數語無限）

（以感慨結之綽有餘味）

（茁音拙草初生貌）

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悲酸）
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言有盡而意無窮）

朱晦翁曰。此誌別是一體。潘蒼崖謂其爲文之變。不其然乎。

曾退如曰。因少監而及其三代。無一語道少監生平。止就交情上生感。另是一格。

唐荊川曰。歐文黃夢升張應之。諸作皆祖此

鍾伯敬曰。此誌只稱少監容止丰神之美。與生平離合之詳。其行實顧不及焉。豈

其剔歷未久。其歷履功業俱未有可錄耶。

王評事墓誌銘

韓愈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字或作而困。或本無之。方云。戾力結功。契詰結切。字本作與。通俗文曰。隻多節目謂之隻。隻。方言作護訢。賈誼傳隻訢亡節。○今本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方無以字。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

集音隻護音係恥辱也

王君不容于讒賢嫉能之世如此

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年上或有惟簡字。或無年字喜士。或作喜字。乃踏門告曰。踏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

亦識時亦自
童

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太史字）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或無疾字）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

闇音
文低
目視
也

重擇娶一節見候公識人

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瘁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丈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

翁見未必取賒。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壻見

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袖或作軸。以女與王氏。

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

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

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長或作曳。祇

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須或作願非是。

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茅鹿門曰。澹宕多奇。

術變

二敏字止伏下向理繁治劇

蔡君山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

回護一句

以下皆指其敏于爲吏處

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人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有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

推究及此死者不含冤矣

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讐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讐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寃。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讐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讐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

未及享其報惜哉

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

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其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

更可悲

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幼 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杖 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于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鍾伯敬曰。情詞嗚咽。

以上序二世而末一句拖出有法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王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

斷

提出一二大事

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延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强不遜內外憚之甞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于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

且序且點綴

丞。知兗州僊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撿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于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于外矣。未幾果復召以

又弔前蔡相
感慨淋漓發

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于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于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

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寧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于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

稽擊虵一細事感嘆公之正直作爲文章烟波嫋娜處

率其屬往拜之而虵果出公即舉笏擊虵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虵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可讐老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茅鹿門曰荊公第一首誌銘須着他頓挫紆

徐往往叙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

又曰此篇于序事中一一點綴而風韻煥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臨川王君墓誌銘

王安石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于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于其母。憂悲愉樂。不主于已。以其母而已。學于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悅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

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于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于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

有地位

此等議論當作宰相

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于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塟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巳矣無悲

茅鹿門曰曾王誌墓數以議論行叙事之文而王爲甚多鑱思刻畫處然非史漢

法矣。

卷之二十四終

韓文公本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

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

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官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

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復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隷。過期不贖

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
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
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
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
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
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
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
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
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

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寳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思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

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

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侍郎。謚曰文。愈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

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柳柳州本傳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葢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挍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

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厲。因自放山澤閒。其堙厄感欝。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内。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

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

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歿。柳州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歐陽文忠公本傳

歐陽修字永叔永豐人修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修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修為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為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躓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言修遺書責之坐謫峽州夷陵令稍近至太子

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用修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修爲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

富弼。相繼罷去。爲黨論者。尤惡修異己。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賴仁宗終不之信。修使河東。其所建議尤多。會保州兵叛。出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初修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修對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氏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

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旣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修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

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修之文章。遂爲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翺。切近實當似陸贄。而修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至五代史。敘事不媿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

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修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英宗初年。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

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陿修屢建言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修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又因暇日盡以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修以奉祠候家居上遣内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奇讒之修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

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撿挍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議濮園事。雖不叶羣議。然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矣。修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二千卷。挍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

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辨。

曾文定公本傳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幼警敏能文甫冠名聞四方登嘉佑二年進士第歷集賢校理爲實錄撿討官出通判越州知齊襄洪三州皆有異政加直龍圖閣知福州福無職田歲鬻園蔬自入常三四十萬鞏謂太守不宜與民爭利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鞏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留判三班院疏議經

費。以節用爲理財之要。帝稱善。帝欲合累朝國史爲一書。加鞏史館修撰。專典。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牋奏。居母憂。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單弱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斟酌于司馬遷韓愈。時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于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

學行義不滅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之富貴何吝也。曰。勇于有爲。吝于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肇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大用云。

蘇文公本傳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宰相韓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郞。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

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賜其家縑銀二百。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王文定公本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時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脩脩爲延譽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

高辭俸以其須祿養言于韓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上萬言書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疏辭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

與之昵。輙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不與持而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頴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輙曰。此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

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之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造朝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

道哉。二年拜參知政事。帝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爾。帝問卿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于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須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

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出錢雇役。單丁女戶。原無役者。一槩輸錢。謂之助役。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者。加罰錢。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

田之法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爲一方歲計量其
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以定稅數又有
免行錢者約令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者令納
錢與免行戶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
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
又增茶塩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粮
谷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天下
騷然云云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
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始呂

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于惠卿及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雱死尤悲傷不堪請益力帝益厭之罷爲鎭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崇寧中配食孔廟列顔孟之次追封舒王楊時言于欽宗

降從祀高宗復停宗廟配享削王封理宗復停
孔廟從祀

蘇文忠公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軾幼穎悟有識。比冠。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耳。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

制誥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令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喪除還朝。適王安石執政。素惡其異己。以判官告院。既而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卽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

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決曹村。泛溢滙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軾

詰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復請於朝。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謝表語。并媒蘖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軾成國史。珪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

論。帝意不允。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朝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

馬光請申嚴抑配之禁。軾繳奏。光是軾議。請對遂止。初祖宗行差役。充役者多不習。又虐使之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爲民病。光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實大類此。公

欲驟罷免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官遠

至此乃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四年軾度不爲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論前蔡確罪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不宜深罪爲仁政累宣仁后心善其言而不能用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近

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宋廢不治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為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

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
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江上流地名
石門，鑿漕河自慈浦北抵，抵小嶺，浚古河以避
浮山之險。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
溢為松江，以入海。慶曆以來，松江築挽路堰塞，
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俱
不果用，人以為恨。軾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
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
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讒請

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皇后及大長公主乘犢車。不避儀仗。軾劾奏之。駕回。詔皇后而下。毋迎謁。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云云。定

州軍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
帳中將吏戎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
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初宣仁在時。侍御史賈易。
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及弟轍所
作文詞。譏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紹聖初御
史。復以爲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
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
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
屋。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

土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徽宗立。連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爲文章。俱師其父。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葢亦鮮矣。洵晚作易傳。未究。命軾

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詩。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挺挺大節。每爲小人忌惡。身後猶編名。元祐黨毀文集刊行者。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忘倦。親製集贊。賜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

爲文。

蘇文定公本傳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倦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庭之事尤切。老臣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去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徙大名。神宗立之二年。轍適除喪。上書言事得召對。時王安石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

苗書。使轍熟議。轍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是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此常平舊法。公誠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當徐思之。旣逾月。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于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轍以書抵安石。力陳不可。觸其怒。徙他職。後坐兄軾以

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即位。召入元祐元年爲右司諫。蔡確韓縝章惇。轍皆論去之。而呂惠卿亦被論從竄典。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行之徐緩。乃得審詳。光又欲改安石新議試士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徐議元祐五年以後格式未晚。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相繼來。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意。大

臣議棄守未決。轍言一失此機。必爲後悔。于是
朝廷許之。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
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
能回。今乃欲取而回之。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
也。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
四方。而委于中都。善爲國者藏之于民。其次藏
之州郡。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內彂别
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壞。無益于筭也。尋又
言數十年以來。利權分而用度無藝。願罷外水

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于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從之。惟都水仍舊。朝議以元豐吏額冗濫。命轍量事裁減。轍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缺者勿補。不過十年。羨額當盡矣。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云云。宣仁后

命宰執讀于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言大臣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因弊修法以安民靖國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相繼求和朝廷許約地界久之不決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面奏云云會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殺人三日而退乞因

其退。急移近裏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議轍與呂大防劉摯極辨用兵曲直。復上奏曰。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臣欲詰責帥臣生事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此與去年用鄧温伯無異。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

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謂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于前。子捄之於後。前後相濟。聖人之孝也。且及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秩。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奉祠。蔡京當國。又降

秩罷祠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頴濵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熈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高處殆與軾軋。其使契丹也。館客能誦其茯苓賦及洵軾文。云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居許時。乃成編。又有欒城文集並行于世。既入黨籍。詔毀三蘇文。三子。遲适遜族孫元老。

八大家選後序

或有謂余者曰文易而行難文不本於行何以文爲泰山北斗之儒似無喙矣他則瑕瑜各不相掩然錄瑜而棄瑕未嘗不厠文學之科至若昵比伾文新法

流毒者亦儼然彙爲一家齊驅
而並轡恐判文行爲兩途非所
以垂世教也予曰固也然文章
爲天壤一段光華不擇人而授
亦不因人而掩必賢者能文不
賢不能文則善貸不勝其勞必

此以文而彰彼雖文而晦則文
運幾於無權故人即未必重文
文原自能重人凡稍得一班晶
光必奕奕千古茅鍾二先生不
以人廢言亦文章之業已成家
者自授世以不廢也矧如六經

格論也然不獨帝典王謨爲經雖里巷之歌謠咸與雅頌分曹而奏則是歌謠非經也得聖之删定而成經八家即未盡大也得二先生之評隲而自闡其大吾儕大其文原不必苛其人會

其所以大并不必泥其文彼吐之為春華我茹之為秋實則大家自在吾心非第餖飣於章句也是則二先生陶鑄意也

新安汪應魁玄杓父䟦